

# 一马千年，照见今心

## 听B站UP主文心马年说马

“我不想上课了，我只想回味今天上午的快乐。”

这是2025年度B站宝藏老师、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心在“一节课通讲中国马史”公开课上的开场白。那天上午，她刚完成人生第一次野骑——在南京江宁的山间，跨上一匹高头大马，缰绳在手，纵马穿行。

没有考察任务，不为学术调研，仅仅是为了“乘兴”。在被教学、科研、项目切割得精确到分钟的大学校园里，这种“任性”显得尤为奢侈。但在那晚备课时，这位习惯在三尺讲台说史论道的学者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刚刚在马背上感受到的这种奔放与自由，恰恰是理解中国马史的一把钥匙。

青年报见习记者 王馨怡



文心在公开课上展示唐三彩。

受访者供图

### 秦始皇的祖先是怎么发家的？

很多人对“养马”的第一反应，来自《西游记》里的“弼马温”，听起来像个被轻视的边角岗位。但文心在采访中纠正了这个误区：小说里的轻慢，不等于历史里的轻贱。在冷兵器时代，马匹关乎冲锋、运力与边防机动，是牵动国家安全的“关键变量”，相当于今天的航空航天产业。

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，秦的先祖非子“好马及畜，善养息之”，因此被周孝王委以重任。因为马养得好，非

子从技术骨干变成了有封地的“创业者”，秦这条线，才真正有了制度上的起点。

从西周时的非子算起，到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合，秦人的崛起跨越了六百余年。“所有的伟大都来源于微末。”文心总结道，任何宏大叙事的开端，往往只是一个为生存奔忙的“团队”。而历史从不吝啬给那些掌握关键能力、又能长期投入的人，一份缓慢却丰厚的回报。

### 不同朝代的马有何区别？

如果把不同朝代的马放在一起看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它们的气质仿佛完全不一样。

秦始皇兵马俑里的马，整齐划一，安静地站在那里，姿态规矩。文形容它们“像帝国机器上的标准零件”，一丝不苟，千万匹马会踏出同样的步伐。

到了两汉，马的形象开始被速度与远行点燃。那件广为人知、常被称作“马踏飞燕”的青铜奔马，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，制造于东汉：昂首、腾跃、蹄踏飞鸟，动势几乎要冲出静止的铜质造型。“这不是审美偏好的小差异，而更像时代气质的投射。”文心说，秦马强调秩序与服从，统一靠的是严密制度与绝对执行；而汉马更敢把生命的动感、张力与自信写进骨相里，更像一只正在发生的、不可复制的生命体。

到了唐代，马的形象又变了。唐三彩的马色彩明艳、体态丰腴，不再执着于冲锋陷阵的精悍，反而呈现出一种被充分供养的从容。文心认为，汉代像原始生命力的自信，唐代则像高度文明的自信，“我不需要证明自己，我只愿意展示我的丰富与快乐。”

而当镜头拉到近现代，马又一次从“器用”回到“精神”。在徐悲鸿的笔下，马更像一种被压抑后爆发的意志：鬃毛如刀，四蹄生风，胸腔里像装着一口气，“不是为了被欣赏而奔跑，而是为了冲破束缚而奔跑”。它的“烈”，是一种不肯被驯化，也不肯被轻易定义的生命姿态。

历史就这样借由马的形象，映射出不同时期的精神风貌：紧绷、开拓、从容，以及在风雨中仍不肯低头的倔强。

### 做自己的“千里马”

那么，这些关于马的历史，对今天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？

文心再次提到了那次骑马的经历：“尘土扑面，树枝打在脸上，腿很疼，肌肉很僵硬，满身是汗。”她说，“但当你回想的时候，这些都不重要。我只记得在风中驰骋的快乐，那种纵马山海的豪侠壮行。”

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，年轻人的主线任务非常清晰：升学、求职、晋升、成家，像精确的导航，定义了我们的人生路径。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，是一种标准化的线性认知，它很少赋予生命独有的节奏，“但生命的丰富度，往往是不被导航定义的支线探索所决定的”。

她提到网络流行语“爱你老己”，说它像一种当代的“伯乐精神”，不追求完美、不逼迫同质，而是学会看见

每个生命独有的节奏，在适合的土壤里，长成自己最好的样子。如今的AI擅长制造整齐、高效、不出错的“赛马”，但人类的价值，在于做一匹有特长的“千里马”。

正如九方皋相马不求全责备，年轻人也不必逼迫自己成为面面俱到的“完美产品”。“你不需要在所有领域都拿满分，只要在某一个维度，或许是独特的创意，或许是深度的共情，抑或是某种难以被替代的坚持，拥有属于自己的特点，就足以在人群中闪光。”

最后，文心送给马年的年轻人三匹“马”：“骨子里有汉马的奔放，敢在成规之外开辟航线；血肉里有唐马的丰满，乐于享受生命的多彩；筋骨中有悲鸿之马的烈性，永远不被定义。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。”



观众在甘肃省博物馆观看青铜奔马（复制品）。

新华社图

### 期许

年轻人骨子里有汉马的奔放，敢在成规之外开辟航线；血肉里有唐马的丰满，乐于享受生命的多彩；筋骨中有悲鸿之马的烈性，永远不被定义。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。

——文心